

孤独的一生 荣耀的思想

——巴尔塔萨生平传略

李进超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天津 300191)

【内容摘要】在巴尔塔萨孤独的一生中,关注于上帝的荣耀的重要性。在耶稣会的学校里,他孤独而彷徨,在他被迫与耶稣会脱离关系之后,开始了孤独的祈祷。在曲折和磨难中,他创作出版了大量著作,发出了耀眼的思想光芒。

【关键词】巴尔塔萨 孤独 荣耀

中图分类号 J1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9-0176-03

瑞士思想家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是当代欧洲著名的文化神学家、古典学家之一。他一生著述颇丰,最有代表性的“神学三部曲”:《神学美学》、《神学戏剧学》、《神学逻辑学》,涉及神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他也被称为“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纪(指20世纪——作者注)最博学的人”。^[1]巴尔塔萨思想的主要关切在于将美学置于神学沉思中而建构起一种独特的美学思想,尤其关注于上帝的荣耀的重要性。

巴尔塔萨一生的际遇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耶稣会学校里,年青的他孤独而彷徨,所幸遇到了几位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师友,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意义。在巴塞尔,因与一位对他思想产生极大影响的女性相识,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折,被迫与耶稣会脱离关系,开始了孤独的祈祷。在这些年,他创作出版了让人惊叹的大量著作,形成了对当代文化产生影响的思想体系。然而,当命运想要补偿他的时候,他却预见到“上帝另有安排”,悄然离世。

一、钟情缪斯的童年

1905年8月12日,巴尔塔萨生于瑞士卢塞恩一个名门望族,“他的家族中出了很多军官、政客、学者和教士(男、女修道院院长,大教堂的教士,一位耶稣会在墨西哥的教区主教)。他的父亲奥斯卡·路德维希·卡尔·巴尔塔萨是一位建筑师,他负责的建筑有圣·卡里教堂,是瑞士先锋派的现代教堂建筑之一。他的母亲嘉普瑞拉·彼兹科尔是瑞士天主教妇女联盟的联合创始人和第一任秘书长。……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婆经营的费尔斯堡的膳宿公寓度过,这里充满了国际化的观念和德、法、英三国语言。……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弥漫着音乐,而他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天才。”^[2]

巴尔塔萨自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在母亲的影响下,受到音乐及艺术的熏陶,后来,他在一所本笃会中学里发展了他的音乐和文学天赋。之后他转到一个耶稣会中学,耶稣会学校里更多是理性的学习,一切都非常严格,音乐欣赏和训练非常匮乏,他也与自己喜爱的音乐疏离了。

尽管他的家庭一直希望他成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然而,音乐注定不是他的命运,巴尔塔萨在中学毕业的时候,选择了以神学及哲学作为终身事业。

二、孤独彷徨,幸遇名师

中学毕业后,巴尔塔萨进入苏黎世大学攻读德语语言文学的博士课程,主修德语文学和哲学,这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包括了对德国作家的文学和哲学的研究。192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近代德国文学的末世论问题史》。

毕业前,巴尔塔萨在巴塞尔考虑将来的路向。他在黑森林参加了以热诚和传道而著称的耶稣会的一次聚会,在那里,“上帝的善之手”抓住了他,号召他加入这个重视学术及文化教育的修道团体,他说,那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他。

随后,巴尔塔萨进入耶稣会见习班,做了两年见习修士。然而,在耶稣会接受的训练使他非常沮丧,“我在耶稣会的整个学习阶段都是在与乏味的神学做严厉的斗争,那是人们由以制造启示之荣耀的神学。我无法忍受如此表现圣言……但我现在却处于一种极大的愤怒中。”^[3]这种孤独感影响了他的生活。

按照耶稣会要求,完成初学后,他开始读书的培育阶段,深入研习哲学和神学。他在贝尔克曼大学研习了三年经院哲学,之后,到富维尔进行了四年的神学研究。

在富维尔,巴尔塔萨认识了两位对他以后颇有影响的

* 作者简介:李进超,女,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文化研究。

学者。一位是哲学家、神学家普兹瓦拉,他精通经院哲学,对黑格尔、海德格尔也颇有兴趣。另一位是神学家、教父学者卢巴克,他对传统古典神学,特别是早期教父神学思想,有深厚的研究。在卢巴克的引导下,巴尔塔萨在教父思想,尤其是希腊教父思想上有了另一番体会,开阔了他的视野。

1936年7月26日,巴尔塔萨在慕尼黑的米歇尔教堂被授任神职。随后,他被分派到耶稣会著名的刊物《时代呼声》做编辑,其总部设在战争阴云密布的慕尼黑。

作为中立国瑞士的公民,巴尔塔萨可以离开德国,而且老师们给他提供了选择:去罗马著名的格里高利大学任神学教授,或去巴塞尔大学任学生校牧。由于对当时枯燥的神学的疏离,他拒绝了格里高利大学的邀请,而选择回到巴塞尔做学生校牧。他说,“学生们鲜活的生活为不现实的神学知识带来了新的活力”^[4],这似乎是他第一次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感到快乐和满意。

三、巴塞尔的命运转折

1940年,巴尔塔萨回到巴塞尔,然而一切未如所愿。那时的瑞士禁止耶稣会建立任何学校、教会或其他任何机构组织,因此,巴尔塔萨作为一名耶稣会的学生校牧,是无法“正式”工作的。

不过,巴尔塔萨遇到了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卡尔·巴特,他们对莫扎特有着共同的热情,也因此很快成了朋友。同时,他也认识了一位基督新教医生斯派尔,并为她改宗施洗,接受她加入天主教会。尽管巴尔塔萨是斯派尔的精神之父,但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斯派尔对神秘恩典的强烈感受就触动了他,斯派尔的神秘主义和唯灵论思想对巴尔塔萨的神学研究影响深刻。受其影响,巴尔塔萨转而研究《约翰福音》。他和斯派尔一起构思一种新的宗教社团,要为平信徒建立一个“世俗的协会”。于是,1950年,“约翰社群”在巴塞尔成立。

由于巴尔塔萨和斯派尔对于约翰社群的观念,导致了巴尔塔萨与耶稣会负责人的严重分歧。因为,耶稣会不允许其成员去指导一个完全不同的正规实体。经过数年协商,巴尔塔萨最终于1950年被迫离开耶稣会。无疑,与斯派尔的相遇,导致了他与专业神学界的疏离,然而,也正是与斯派尔的相遇,影响了他以后的思想。在他后来的很多著述中,他不仅讲述了斯派尔所感受到的神恩,而且坚称,自己的神学思想直接来自于她。他去世前曾说,“我去世之后,不希望人们将我的工作与斯派尔的相分离。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无论是神学的角度,还是正在发展的那个世俗协会(约翰社群)”^[5]。

四、孤独的放逐者

1946年,巴尔塔萨就与耶稣会有了分歧。那年,耶稣会每年的宣誓时期,巴尔塔萨正被诸多困难缠身。此前,耶稣会就告知巴尔塔萨,他们不愿对约翰社群,或斯派尔所看到的神秘异象负责。于是他决定推迟他的宣誓,直到教会能够研究斯派尔的神秘体验,但这一行为收效甚微。接下来两年,教会依然拒绝承认斯派尔的体验的真实性。耶稣会总会长让巴尔塔萨思考他的取舍。之后,他决定,如果耶稣会不愿去考验他所认为的自己的使命,他就离开耶稣会。1950

年2月11日,他被迫离开了他愿意奉献的耶稣会。

离开耶稣会,意味着巴尔塔萨没有了位置,没有神职,没有住所,没有收入,也没有一个主教邀请他去做神学顾问。按照基督教律法规定,如果一个修会的神职人员离开修会,那么他可以被一个主教教区接纳,如果不被接纳,他就不能在公共场所做弥撒、布道,不能听忏悔。幸而,一个教区的主教为他提供了一间教会的房子居住,他也通过演讲获得一些收入。尽管当时有学校为他提供教职,而他却没有、也不能接受,因为神学院和大学的天主教集会都被强令禁止聘用他,原因就是离开了耶稣会。从1950到1956年,巴尔塔萨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以实玛利”。

直到梵二会后,他的境况才逐渐改善。作为一名耶稣会士和后来无根的世俗神职人员,巴尔塔萨在被“放逐”的这些年中所做的努力,梵二会都给予了充分肯定。正如他长久以来所期望的,天主教会最权威的机构也郑重提出要解除对中心教会的壁垒。而且,梵二会也认为教父们是智慧的泉源,这智慧也对非基督徒和世俗社会开放。一定意义上,梵二会的一些思想与巴尔塔萨的主张是相似的。

在被“放逐”期间,巴尔塔萨转向了出版工作,出版了大量圣人传记及文学作品。巴尔塔萨的神学并非学术性的,他从未在大学任教,大多数的神学取材自文学及教会,他后半生主要围绕出版、写作、翻译及编辑,直至逝世。

有学者分析,巴尔塔萨相对孤立,甚至被疏离于专业神学家行列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没有产生或表现出一种思想学派。但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解放神学、超验的托马斯主义、女性主义神学、宗教与科学的对话,所有这些均来自社会,也对各种思潮做出了反应。巴尔塔萨多多少少是单独扩充起了神学的范围。然而更麻烦的是对他的定位和归类,“他非解放,也非保守,他的思想实际上深奥而又广博,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归于当代任何一种思潮,甚至也不能轻易的将他放入神学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学派中。”^[6]

五、耀眼的思想光芒

1960年代之后,巴尔塔萨为后世称誉的“神学三部曲”陆续出版,它们为他带来了学术事业的成功。他的思想引起了天主教神学界的关注,也广泛受到知识界的推崇。1967年,巴尔塔萨被任命为宗座神学委员会委员,与卡尔·拉纳、汉斯·昆、谢列贝克斯等著名的神学工作者一起,享有极高的评价。

1970到1980年代,巴尔塔萨获得了很多重要荣誉,不仅因为他浩繁的著述,也因为他的约翰社群的出版社,以及他对艺术和美的执着追求。1984年,因其神学贡献,他在梵蒂冈获得了天主教的最高荣誉——“保禄六世奖”。1987年,他在奥地利获得“莫扎特音乐奖”。

1988年,由于他的忠诚,教皇要授予他枢机主教的圣职,这是他曾经拒绝过的荣誉。但这次,出于对教皇的顺从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他接受了,同时也希望教会由此能接受斯派尔的思想。然而,就在6月26日,罗马教廷为他举行枢机主教任命仪式的前两天,他在巴塞尔平静的逝世了。

从巴尔塔萨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们很难对他做出简单的评价。他“孤独的工作,却是一个

全新的神学学派的创始人,他首先被罗马教会怀疑,随后是他本国的神父们,而现在,一些追随梵二会的神学家们也对他同样充满了怀疑和敌意,一位女性对他的灵性的指引,这一故事甚至巴尔塔萨迷们也感到很混乱,但巴尔塔萨自己的思想却不是那样神秘的,如他的美学和文学”。^[1]我们无法将这位难以琢磨的神学家归入什么范畴:传统或激进、柏拉图主义或亚里士多德主义、教父的或现代的。巴尔塔萨几乎对系统神学中的每一主题都做过论述。很多研究者指出,巴尔塔萨是最不寻常的一位神学家——他非常传统,可以称得上20世纪最传统的,同时他的思想极其特殊,也许是最奇怪的。这样一种结合,自然会引起关注的兴趣。

参考文献:

- [1] Angelo Scola, Hans Urs von Balthasar: A Theological Style,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5. Preface p. .
- [2] Peter Henrici, S.J., 'Hans Urs von Balthasar: A Sketch

of His Life', David L. Shindler ed. Hans Urs von Balthasar: His Life and Work,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1. P8.

[3] Peter Henrici, S.J., 'Hans Urs von Balthasar: A Sketch of His Life'. P13.

[4] Hans Urs von Balthasar, My Work in Retrospect,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3. p13.

[5] Hans Urs von Balthasar, Our Task: A Report and a Plan,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4, P13.

[6] David Moss, Edward T. Oakes, 'Introduction', Edward T. Oakes SJ & David Mos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s Urs von Balthas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

[7] David Moss, Edward T. Oakes, 'Introduction', Edward T. Oakes SJ & David Mos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s Urs von Balthasar, P6.

(上接第157页)上产生美感。因此,保持学生的良好心境,使其充分感受到音乐的愉悦,既是音乐教育能否成功的前提,也是音乐教学的目的之一。音乐教学的愉悦性是审美教育发生情感体验和优化效应的心理机制。当学生处于愉悦状态的时候,最有利于形成优势兴奋中心,使“学习是一种艰苦劳动”披上一层乐于接受的色彩。这种变“苦学”为“乐学”的状态最适于音乐教学中的体验,这就是所谓乐(音乐)即是乐(快乐)的道理。音乐教学的趣味化和游戏化,不仅给学生带来极大的乐趣,而且会使他们对音乐发生极大的兴趣,使“他要唱”变为“他要唱”进而产生持久地音乐动力。

四、改进教学模式,促进人的“科学发展”

音乐教学除了教给学生音乐知识和美育知识等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促进学生的全面、科学的发展。音乐教学本来就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完成的一项活动,要从看、听、练三方面入手,让学生在音乐学习中产生形象的、可感的、情动的体验,自觉地接受音乐教育而达到陶。第一,改进教学模式,使音乐教学的方法灵活多样,适应时代的发展,提高教学效果。第二,吸引学生参与多种活动,引导他们从被动变主动地学习音乐知识和接受教育。第三,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让学生在课余时多欣赏好的音乐作品,多参加一些音乐表演等。因此,音乐教师要明确音乐教学的目的,转变教育观念和思想,正确运用教学中的思想、方法和手段,就会多、快、好、省地实施音乐教育,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在达到教育目的的同时,促进人的科学发展。

五、适应时代发展,提高教师的音乐专业水平

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和发展,音乐教育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音乐教师的专业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的高校中,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平比前几年提高了许多。要通过教学及各种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发展音乐感受与鉴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音乐文化

素养,丰富情感体验,陶冶高尚情操。因此,音乐教师们应该明确音乐教育的最终目标和自己肩负的使命,不断结合自己工作中的情况尽快地补充和增加新的知识,以适应新时期的要求。第一,积极参加长短期针对音乐教师的培训班及各地区的教研活动,从中得到新的信息及新的教学理念、思想和方法。第二,应增强自学能力,继续探索新的高层次的知识。第三,除掌握音乐教学基本功(钢琴、声乐)以外,还应掌握多种乐器的演奏技巧,尽量把训练乐队、合唱队与课堂教学相结合,节省时间,丰富教学内容。

六、带领学生养成倾听的习惯,培养音乐的耳朵

古人云“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是通过聆听的方式及其他辅助手段来体验和领悟音乐,从而得到精神愉悦的一种审美活动。这就要求我们老师要带领学生养成倾听的习惯,培养音乐的耳朵。

第一,感受美。让学生欣赏作品时应该启发引导学生,闭目聆听,入情入境地去体验、感受作品的情绪,激发他们展开丰富的想像力,从而把学生的情感带到如诗如画般的意境中。第二,理解美。当学生在欣赏作品时伴教师要精简地讲解,使聆听完首乐曲后,被音乐所陶醉了,仿佛进入了神奇的音乐世界。第三,鉴赏美。音乐欣赏课的主要教学途径是以“听”的方式来仔细品味音乐作品的,采取“比较鉴赏”是一种有效的聆听方式。通过对不同乐器、音乐要素的比较,不仅使学生感到音乐要素在音乐作品中的重要性,而且对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有了进一步了解,从而提高了学生的鉴赏能力、审美能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 [2] 唐海燕.音乐教育与人的发展[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